

朱熹「易爲卜筮之書」述評 並論其對近世易學研究的影響

高懷民*

摘要

自南宋以來的我國學術界，朱熹的影響力該說是夠大的，造成他的大影響的原因之一，是他寫了四書集註這本書。就有功於儒家而言，朱子的四書集註當然值得稱讚，然而他的另外一本周易本義卻對後世學術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力，阻礙了易學的研究，因為他固執於「易爲卜筮之書」之故。此一主張曾經遭到王船山的嚴厲批評，然而一般學術界人士不察，每把周易本義之書與四書集註作同樣看待，從而近世以來，視易學為哲學思想的人稀，而視之為算命之學的人眾。本文乃就朱子此一觀點，指陳其為錯見之故，及其影響後世易學研究之大端，俾學術界對此一問題有正確的認識。

壹

在我國學術界賢哲之林中，朱熹的學術命運，比較起來，算是相當好的。當然，他生前也遭遇了嚴重的波折橫逆，僞學案幾乎被逼得走投無路，可是如就一個以學術為生命的學者而言，儒家除孔子之外，很少有其他人能夠像他那樣幸運。從明洪武年間朝廷明令他的四書集註作為科舉制式的範本以後，縱貫五百餘年，至于清代之亡，他成了所有中國讀書人

*作者為本校哲學研究所教授

的「太上老師」，凡是中國讀書人，沒有不熟讀朱夫子的四書集註。而朱子的言語被相當完備的記錄成冊，朱子的行事被點滴做考證。宋明以下，朱子聲望之隆，無其他儒家人物可與比。

朱子的學術聲望，自是他的辛勤耕耘所得，雖然近年來有人提出他多少也得力於明代朱姓皇帝的捧場，畢竟他的四書集註現在，在諸多發揚聖學的書籍中，此書的註解允為較妥貼而應理，為他書所不及；而事實上，此書更早於明初，在元代皇慶二年（西元一三一三年）初行科舉之時，已被定為開科取士的制式書籍，客觀而言，他的四書集註確是值得稱道的書。作者對四書集註之書十分佩服，尤佩服朱子所下的心力工夫，及其效法孔子行教化的苦心，他十足表現了一個儒家學者的榜樣，作者認為這些都是應該受到後人尊敬的。

不過，我現在所要論及的，並不是朱子的四書集註和他的熱心教學，而是他的易學，他的「易為卜筮之書」的易學主張與代表此一主張的周易本義之書。不幸的，他對易學的錯見，和他由註解四書而在學術上留給後人的正面價值剛好相反，在易學方面他對後世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首先，我想作一簡單的說明，便是朱子對於易學與北宋諸子對於易學的認識不同。在北宋，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和邵雍諸子，雖立說有異，卻有一個共通的思想源淵，便是學出於易；周子本易學而作太極圖說與通書，張子本易學而作正蒙，二程則設教授易學於洛陽，小程子且有易傳之作，至於邵子更是純粹的易學家。基本上，北宋諸子都是先接受了易學思想，然後在易學的啟發下會通論、孟、大、中之儒學思想。朱子則不然，他的學養不是從易學開出，他的父親朱松韋齋先生，師事豫章羅從彥，羅為龜山楊時的門人，二程的再傳弟子。朱子的正式老師是李延平，與其父同學於羅從彥門下，從羅從彥到李延平，都是以默坐澄心，篤志存養以體會天理心性為學；換句話說，乃重在內修工夫，所謂內聖之學。朱子從小由這條路上來，故特別重視大學、中庸，非是從易學來。方之北宋諸子，我們不妨這樣說：北宋諸子以易學為基本思想立場，儒學由易學中開展出來，朱子則是以儒學為基本的立場，易學是儒學的發揮。我們讀朱子語錄，很明顯會發現他講太極、講陰陽，全不是為易學而講易學，乃是為了說明他的理氣說的儒學思想而講。因上之故，北宋諸子每一位雖都是儒學家，卻不失其同時為易學家；而朱子則如實而言，只可以說是儒學家，難言為易學家。

貳

上面這一認識非常重要，我認為這正是朱子堅決主張「易爲卜筮之書」的思想背景。他並沒有一開始就在易學上下工夫，未能真切領會到「卦象起於哲思」之義，他所看到的易學思想，全然是儒家易傳之義，是以他認為奇偶之畫只不過是卦爻辭中的言吉言凶，此外更無義理可言，而易學的義理思想完全是孔子所賦予。他和弟子們談論到這方面的話很多，下面所摘引具見於朱子語類易類之中：

「易本爲卜筮而作，古人淳質，初無文義，故卦爻以開物成務。」

「上古民淳，未有如今士人識理義曉崎，蠹然而已，事事都曉不得。聖人因作易教他占，吉則爲，凶則否，所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疑者，即此也。」

「八卦之畫本爲占筮，方伏羲畫卦時，止有奇偶之畫，何嘗有許多話說？文王重卦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只是爲占筮設，到孔子方始說從義理。」

「易只是箇卜筮之書，孔子卻就上依傍說此道理教人。雖孔子也只得隨他那物事說，不敢別生說。」

「蓋易只是箇卜筮書，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話說，及孔子，始取而教，繹爲十翼：彖、象、繫辭、文言、雜卦之類，方說出道理來。」

「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如今之杯珓相似耳，如今人因火株林起課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解而後有吉凶。至文王周公作彖爻辭，使人得此爻者，便觀此爻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便觀此爻之吉凶，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曉耳。至於文言之類，卻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作易，專爲說道理以教人也。」

按「易爲卜筮之書」一語，並非始言於朱子，昔在秦火劫後，班固在漢書儒林傳中便記

述：「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但朱子所言「易爲卜筮之書」，其含意不同於班史所言之「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班史所言，意指秦始皇焚書之時，易之經文作卜筮之用，並非謂易經之學原起於卜筮而非哲學思想，不然，班固在漢志中何故又寫道：「五者蓋五常之道（按指樂、詩、禮、書、春秋五藝，即五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然而朱子之言「易爲卜筮之書」，則是站在學術的立場，斷言易原起於卜筮，本無哲學思想可言，其有義理乃是孔子後來「依傍」加上去的。從上面所引錄朱子的話，可以歸納出朱子之意，約爲以下幾點：

第一、易在伏羲氏畫卦時，止有奇偶之畫，用作占斷吉凶，如後世「杯珓」之用（按「杯珓」即今日寺廟中常見占吉凶之具，竹木所製彎月形合而爲一，分作兩片，占者擲之於地，視其仰伏以斷吉凶，或作「杯筴」）。

第二、文王周公作彖爻之辭，也只是「爲占筮設」，「使人得此爻者，便觀此爻之吉凶」，並無義理思想在文中，此即繫辭傳中「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之疑」之義。

第三、到了孔子，恐人不知其吉凶之所以然，才逐爻解之，「依傍說此道理教人，雖孔子，也只是隨他那物事說，不敢別生說。」意思是說孔子也只能依傍著彖爻之辭講吉凶之事，不敢把儒家更多的一些學說說進去。

叁

朱子的這種思想使人覺得既主觀而含混，又未加深思。說他主觀而含混的是他無法說明伏羲氏的奇偶之畫如何像杯珓一樣占吉凶，方法如何？如果止是奇偶之畫以占吉凶，畫「—」「—」兩個符號已足，何必要畫八卦？所以朱子在此只是照自己心裡所猜想的講，無法自圓其說，也無客觀的合理性。說他未加深思的是他既未從奇偶之畫所代表的哲學思想上去理會，又不去思考何以故伏羲氏畫此奇偶之畫？而既畫成奇偶之畫以後何以故又要畫爲八卦？甚至於連文、周二聖卦爻辭中的哲思也一併抹殺，只是一味地攫緊了最粗淺的社會上的原始占吉凶的觀念，完全不顧及人類文化創作的思想價值，卻又不合情理地將一

朱熹「易爲卜筮之書」述評並論其對近世易學研究的影響

切易學的義理思想統統加在孔子身上。其實，對於朱子這一幾可稱之爲「淺陋」的見解，他的弟子也曾經向他提出過，朱子語類中記載了一段很有趣的師徒問答：

「問：伏羲畫卦恐未是教人卜筮？曰：這都不可知，但他不教人卜筮，畫作甚？」
(註一)

這真是難以令人相信的老師對弟子的妙答，竟然出於朱子之口！但由此卻可以看到朱子對於伏羲氏畫卦之事根本不向思想方面著想，也說明他對自己主觀的判斷的堅信不疑，「他不教人卜筮，畫作甚？」而這一則問答，竟然也被弟子所記錄下來，實在有趣。

對於朱子把易學之自伏羲畫卦到文、周作彖爻辭完全視爲「爲占筮設」，並無義理，當然這是他心中所做的判定，由於他不曾明白說，我們不知道他何以故必爲此想，從他語錄中看，他的主要依據是來自繫辭傳上傳的一段文字，因爲他曾屢次引述：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不錯，這段文字是言筮占，但肯定筮占並非就否定了哲學思想，易之筮占起於中古文王，在文王之前，伏羲氏畫卦原起於思想，有其思想乃有其卦象之制作，易之用作筮占是文王應時代要求而爲變道之用，豈可因此而否定了易象原來的哲學思想？今朱子將「開物成務」與「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這幾句話背後的思想成分不計（見上文引），只以「筮占吉凶」解釋，如此削斬學術思想，豈是如朱子者所應爲？這段話上而冠以「子曰」，朱子相信是孔子之言，如果孔子這一段寓意深刻之言，只不過是落在「筮占吉凶」上而無筮占背後的思想作支撑，如何服人？而且孔子在繫辭傳中還曾講過許多話，最爲明白言易之爲哲學思想如：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註一：朱子語錄卷第六十五。

孔子說「聖人立象以盡意」，不是說伏羲氏藉卦象以表達思想是什麼？「繫辭焉以盡其言」，不是說文王、周公藉彖爻之辭以說出思想中的話是什麼？如果伏羲氏畫卦只是筮占吉凶爲杯珓之用，何以孔子有此立象盡意、設卦盡情偽及繫辭盡言的話呢？我讀朱子語類，見朱子與弟子們的回答，總是不作思想理論上的解說，每每含糊其詞又輕易下論斷以「卜筮之書」作答，而對於如「立象以盡意」「八卦以象告」「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一類隱含卦象爲思想符號的話，甚見少引。最爲明顯的，例如繫辭傳中言伏羲氏「始作八卦」乃起於觀察萬物的一段文字，文曰：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註二）

這段文字合理地推測當初伏羲氏畫卦的源起，由普遍觀察天、地、人、我、動植物而興思，應是出於孔子的思想而爲弟子所記述者，朱子卻不從這裡著想，棄哲思而從流俗，放理求而事苟簡，背孔子之意以孔子所肯定古聖之言爲誑，這就難怪後來王船山斥責他「與孔子繫辭窮理盡性之言顯相抵牾而不恤」「顯背孔子之至教」。王船山批評朱子之言如下：

「朱子學宗程氏，獨於易焉盡廢王弼以來引伸之理而言象占，謂孔子之言天、言人、言性、言德、言研幾、言精義、言崇德廣業者，皆非羲文之本旨，僅以爲卜筮之用，而謂非學者之所宜講習，其激而爲論乃至擬之於火株林、卦影之陋術，則又與漢之說同而與孔繫辭傳窮理盡性之言顯相抵牾而不恤。由王弼以至程子，矯枉過正者也；朱子則矯正而不慊於枉矣。」（註四）

「朱子師孔子以表章六藝，徒於易顯背孔子之至教，故善崇朱子者舍其注易可也！……則朱子之於易，舍周公以從術士苟簡之術也，於此可以知朱子之過矣。」（註五）

「自朱子虞學者之慮遠而忘邇，測微而遺顯，其教門人也以易爲占筮之書，而不使

註 二：繫辭傳上第十二章。

註 三：繫辭傳下第二章。

註 四：王船山周易內傳發例。

註 五：同上。

之學，亦矯枉之至，幾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繼天立極，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輅、郭璞、賈耽、王遁奇禽之小技。（註六）

上面所引的前兩段見於王船山周易內傳發例，此書是王船山生前最後的作品，也即是他在最後對朱子的評論。王船山因為一生遭遇的緣故，對歷史人物的批評時有過激，但對朱子的此種批評，在學術上有著相當的正確性。

肆

對於朱子「易爲卜筮之書」的主張與其堅定的態度，我並不想作全面性的駁斥，因為那樣將化費太多的文字篇幅，在此我只是提出幾點明顯的理由以指出他的見解的錯誤：

第一、伏羲氏是中華民族早期文明時代的人，他的畫卦是在文字記載事物之前，彼時因為尚無文字之應用，故他以符號代表其思想，符號即所謂的「象」。到了後來有了文字，後人乃稱名他所畫的「—」為太極，「—與—」為兩儀，「=、==、=-、=-」為四象，「☰、☷、☳、☲、☱、☱、☵、☵」為八卦。「太極」義為萬物發生的最終極根源，「兩儀」義為宇宙萬物變化流行的兩大法則，「四象」義指，一與一相交而生萬物之形，「八卦」乃分別自然現象之物類為八種，八個象各代表一種類，卦者掛也，懸掛以示人，故言「八卦」。由此所立名稱上看，我們可以肯定當初造文字的人，尚瞭解伏羲氏卦象的含義，它的起源乃起於哲學思想，故賦予如是之名稱。如果說這些卦象當初無思想義理，只是卜筮，則「太極」等名稱何由而起，便成了無法解說。

第二、再從文字學上看八卦的名稱，☰稱乾，☷稱坤，☳稱震，☲稱巽，☵稱坎，☵稱離，☱稱艮，☱稱兌。乾字从臤从乙，臤為聲而乙為義，乙之字象萬物方生屈曲上出之狀，為象形字，可知☰之義乃萬物之發生上長，為思想符號。坤之字从土从申，申之義為申布、伸展，廣延開展；土言大地，大地在古人心中為廣大無疆之物，故以坤稱☷，也是思想符號。其他六卦的名稱在文字學上均有其思想來源，表明在文字創造之始，八卦之義已早為造

註 六：王船山張子正蒙註。

字者所理會（請參閱作者先秦易學史）。

第三、再從八卦的取象上說，八卦☰象天，☷象地，☳象雷，☴象風，☵象水，☲象火，☶象山，☱象澤。萬物之方生向上，故☰象天。萬物隨生長而體形增長廣大，故☷象地。天與地為萬物生生之根本條件，二者相交則為以下六卦所象，春雷發聲，地下冬眠昆蟲始動，故☳象雷；天空雲行與枝頭搖動知有風吹，故☴象風；其他數卦也均有取象之思想含義。尤其☵之為水，即後世☵或☵字，一橫一豎之不同，八卦實即中國文字之最初創造，均有其思想來歷（請參閱先秦易學史）。

第四、朱子言上古民淳，不知吉凶，故「聖人作易而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避之。」試問聖人何以知吉凶？非從思想而知又何由知？如果說最早的「一與一一」只是如杯珓的示人以吉凶，而吉凶不是由思想來，則吉與凶對人又有何意義？人民又何須有聖人之教？發於孔子之口也不必對「聖人」那麼尊敬了。

第五、文、周的彖爻辭果然如朱子說的「為占筮設」而無義理思想嗎？則乾彖爻所言之大人之德，坤彖爻所言之牝馬之義，其他六十二卦彖辭中各依該卦之不同性質所言之示人之行為準則，豈是簡單的「吉」「凶」二字所能涵蓋？則六十四卦序之安排，終而復始之義，對立統一之義，天人相貫之義，窮變通久之義等等，這些明顯表現在卦象辭間的哲學思想，如果可以不顧而取消的話，我不知人類還有何「文化」可言，我不知文、周的聖哲地位的基礎何在，朱子的道統說列文、周於其中（註七），我且問朱子：「其故為何？」。

第六、如果伏羲氏的畫卦為「杯珓」之用，如果文、周彖爻辭只是「為占筮設」，則八卦與六十四卦的象與辭便成了後世寺廟中決斷吉凶的神籤及籤文。以中華民族知識份子之智、數千年來傾倒於此神籤之中，而發揮此籤文之義用於修身，用於齊家，用於治國、平天下，用於一切學術作為理論的依據，朱子否定其思想義理，則是低估了中華民族古今知識份子之智。以孔子之聖明，不直接發揮理性思考，卻要藉助於此籤文，「依傍」此籤文以表達義理教人，則朱子此種主張非是推尊孔聖，適足以貶低了孔聖之明。

第七、朱子以其為讀書人的身份，當然可以對他所讀過的書提出意見，但遍閱他的語錄

註 七：見朱熹中庸章句序。

，包括他的「周易本義」之易注，卻不見鞭辟入裏地對乾坤之象，對奇偶之數，對八卦及六十四卦之象作研究討論，他注解卦爻之辭除了以卜筮爲立場外，便是用「訓詁說字」的態度（註八），對學術主張不作研究而妄爲主觀斷言，至於名其書爲「本義」，更多少給人以「妄自尊大」的感覺。

伍

以上是就朱子以「易爲卜筮之書」的立場教弟子，所涉及的一些思想，現在我們來看他的「周易本義」中的註文，六十四卦注文太多，且僅以乾、坤二卦作例。先看乾卦彖辭註：

「經文：

乾 元亨利貞

朱註：

……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爲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此聖人所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

與乾卦彖辭註相應，在語錄中也有多次提到「元亨利貞」的解釋，如語類卷一答弟子問「元亨利貞」云：

「若論文王易，本是大亨，利貞，只作兩字說，孔子見此四字好，便挑開說了。」
又如：

「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與後面元亨利貞只一般。元亨，謂大亨也；利貞，謂利於正也。占得此卦者，則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乃將乾、坤分作四德說，此亦自孔意思。」

再看坤卦彖辭註：

註 八：朱子語類卷第七十二答弟子問之言。

「經文：

坤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朱註：

……此卦三爻皆偶，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牝馬，順而健行者。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以順健為正，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於正則吉也。」

觀此乾、坤二卦朱註之文，全然不著哲思，只是依據筮占法，乾為占得爻爻皆陽不變與坤為占得六爻皆陰不變之卦。如此，則占得乾者「當得大通」，但朱子說「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朱子此言，何如不講？「利在正固」是每個人必應作的本份事，難道還有「不守道之正固而得大通」的嗎？坤性順，占得坤者「大抵能安於正則吉」，「安於順之正」是坤陰的本份事，筮占的價值如果只是得到如此的指示，不占也罷。朱子將「元亨利貞」作「兩字說」，說是「文王易」本來面目，至孔子才「挑開說」作四德個別義解，也使人覺得很奇怪，孔子彖傳一開始便「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彖傳是扣緊彖辭作解，則孔子何以不作「元亨」說？文言傳中以「元亨利貞」作四德講，朱子謂始於孔子，然而早於孔子之生十三年，在魯襄公九年時，穆姜已作四德之分，左傳之文引穆姜之言謂：

「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人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與孔子文言之文雖有二字不同（註九），但「元亨利貞」顯在孔子之前已作四德之分，朱子對此將作何解說？更不通的是坤彖辭中對「先迷後得主利」幾個字的註，如依孔子的彖傳：「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就應該斷句為「先迷，後得主，利。」「得常」即「得主」。今朱子為了符合「易為卜筮之書」，卻註為「則先迷後得主於利」，將「主利」斷為

註 九：見左傳襄公九年穆姜之言，對照於乾文言之文。

朱熹「易爲卜筮之書」述評並論其對近世易學研究的影響

一詞，是拋棄孔子彖傳之言於不顧，而且翻遍全經六十四卦之文，也沒有第二處有「主利」之言，「主利」完全是社會上術家算命所用語，就此而言，朱子的易註可謂已離開了易之「學」了。

然後再來看他註乾卦九二、九五兩爻之文，這兩爻中同有「利見大人」之句，朱註如下：

「乾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朱註：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爲見龍在田，其占爲利見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普，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象者，但爲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爲主賓，自爲一例，若有見龍之德，則爲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

又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朱註：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固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者在上之大人爾，若有其位，則爲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乾卦九二、九五同言「利見大人」，乃古聖人一爲勉勵初入社會之士君子，期其努力於德業之進修，邁向「大人」之境；一爲鼓舞已在尊位大人，應把握時機，展現抱負。在思想上有不容忽視的教化價值，而朱子只是向占法上講，把含有豐富思想的一節文字，變成了毫無意義的語句，懂得易學的人將有何感想？

再看乾、坤二用之註：

「乾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朱註：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故爲群龍无首之象，而其占爲如是則吉也。春秋傳曰：乾之坤，曰群龍無首吉，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

坤用六：利永貞。

朱註：言凡筮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

之。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辭。蓋陰柔而不能固守，變而爲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云。」

朱子在此二用註中，如果只是講乾「皆用九不用七」、坤「皆用六不用八」，故乾爲「六爻皆變」之卦，坤爲「六爻俱變」之卦，也就是了，卻附會了許多空話。什麼「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應知陽老變陰乃宇宙自然之法則，不得不變，乾之六爻能不變嗎？「吉」「凶」之判豈在於是？坤陰之老而變陽，也是宇宙自然之法則，卻言「陰柔而不能固守，變而爲陽則永貞矣。」既不能固守而不得不變陽，則無物而不永貞，何用此等贅言？似此等空洞無義之語文，似是全然不明白文王在乾、坤二卦之後特立二用之意。若如朱子之「本義」，則乾、坤二卦爲占法中老陽、老陰之俱變之卦，豈待二用之作？若是，則二卦象下之辭一言可決，何用文王之多言？若是，則孔子又何必作彖傳稱「大哉」與「至哉」（註一〇），加諸乾元與坤元？

乾、坤二卦他爻之註也類同於上，不必盡引錄，其他六十二卦朱註俱在，讀者可自參閱。總之，朱子名其「周易」註爲「本義」之書，大要說來，無非在「占法」下作註，以其無思想故，言占法又不見理論，只是順從卦爻辭之言吉言凶，王船山所說：「善崇朱子者，舍其註易可也！」（見前文引）此言雖酷，不爲過言。

陸

朱熹所主張的易自孔子始方有義理，文、周以上只是占筮之用，無義理可言，就等於說是易之經無義理，易傳才有義理。這種主張也打破了古來「傳」以闡明「經」義的傳統觀念，孔子作春秋以後，三傳之作旨在闡明春秋經之義，易傳十篇自來也被認爲是闡明易經之義，今朱子有此主張則割斷了「經」與「傳」的關係，變成爲易傳實質上成了原創性的作品，而六經之易經，完全是占筮吉凶之書。孔子當初洙泗設教授徒，已以易教授，不知孔子當時何以故要教生徒這樣一門占筮吉凶的課程？占筮吉凶完全是「術」，後人以此一門「

註一〇：見乾、坤二卦彖傳。

術」科與禮、樂、詩、書、春秋等「學」並稱六經，亦足怪已！

事實上，朱子的這一主張並沒有完全被後人所接受，易經爲一部義理深奧的書，這一認識並未因朱子的這一主張而消失；尤其近世以來，中西文化學術交通以來，人類理性在交互感觸之下，大幅度增長，國內學者再回頭來檢視易經的八卦、六十四卦及卦爻辭，更覺哲思意味無窮，如今若是再聽信朱子的話，會令人啞然失笑。但是，朱子以其在明清以來由「四書集註」奠立的聲望，也確實已經對後人學習易經造成了相當大的影響，其影響至少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由於朱子的倡言「易爲卜筮之書」，後世知識份子多視爲算命之學，而不再去探求它的哲學思想。

第二、由於朱子主張易之義理乃始孔子、致使在後世學者心中，伏羲、文、周之學術功業不彰而對孔聖之推尊過甚。

第三、由於朱子認爲易學奇偶之象，只是爲杯珓之示人吉凶，致使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隱晦不明，尤其易之數理一途被冷落棄置而不得發揚。

我在此無意於把近世以來中國哲學思想衰落的責任，算在朱子帳上，那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最重要的如滿清有意壓制漢人從事哲學思想研究、西方學術文化的東來等，但我們證諸歷史，中國哲學思想不能少掉易學的領導，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興起由於孔老領先承繼倡導易學，兩漢學術由於易學早興，魏晉玄學時代由於何晏、王弼的倡導易學，宋明理學時代的展開更是由於周、邵、張、二程等的表揚易學而振興。在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學術思想盛世，如無易學的領導，都無法興盛得起來，原因是易學思想與中國學術文化太密切關聯了，我們幾可以說中國學術文化是奠基在易學的思想基礎上發揚起來的。近世以來因爲易學被視爲算命之學，輕忽了它的哲學思想價值，從而中國整個的文化思想衰落不振。尤其是近一百年來，國人之從事思想研究者都走入西學領域，當我們在西方學術思想中盤桓了一世紀之後，要想回頭理會本國哲學思想的時候，頓覺茫然無從捉摸，作者近二十年來在學校教授易學，對此感覺殊深，這是就上面第一方面的影響而言。

再就第二方面說，孔子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自是無庸置疑，但如謂易學義理全

出於孔子而謂伏羲、文王、周公等前聖所制作的卦象及辭全無義理，確實犯了崇孔聖過甚的心理偏頗之病。影響所及，近世以來學易的人只究易傳而不顧易經。易傳之作成於孔子及其後來的門人，其思想多為儒家義理，從而易學為儒家思想所取代，失其兼容並包之大而入於小格局的一家之學。又因為易傳中之論儒家思想不像論、孟、大、中之切實具體，在學術價值上反居於上述四書之次，從而不少人遂主張易傳非先秦之作品，乃漢人所作，成為賓主易位，倒因為果，莫辨是非了。復次，民國以來寫中國哲學史的人有多家，大多以孔子為中國哲學的開端，也是在此一尊崇孔聖過甚的心理下的影響。如果從易經卦爻象與辭的意義上看，易學的因時、因位、因應、貴中等，是周文王致心力於作易辭的主旨，中國哲學的人生哲學正式建立於此時，豈可忽略不計？而實際上孔子在其彖象傳中都已指明，卻由於朱子「易為卜筮之書」之故，文王的學術貢獻被抹煞，而在近世人心中僅成為政治性的人物。

再從第三方面說，將易經哲學思想否定，致使有些文化思想在歷史傳承上成了無法解說。例如「中」道的思想，孔子在論語末篇所引「堯曰」的話應該不是捏造的，並且說「執中」的思想「舜亦以命禹」。再看尚書此一思想，自商湯到盤庚到西周，承傳不絕。文王演易特重「中」道之義，正是此一傳承中的一環，九五與六二乾坤中正之德，自堯舜以降世代道統之傳，卻被朱子蔑為無義理可言，更可笑的朱子又在中庸章句序中肯定這一道統的傳承，是自相矛盾。再例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大家都知道孔子的儒家思想乃偏重在人生哲學，其歷史背景係由伏羲氏的太極、八卦，到周文王的六十四卦，一路開展下來，下至孔子，乃由天道落實到人生，遂有此「天人合一」的思想證言；如果初不明天道之理，則儒家的人生哲學即失其根源，孔子「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的話（註一），也就講不出來。經由朱子的否定易學遠古思想，近世以來「天人合一」的話，遂成為一句有名無實的口號，人人皆知此言，卻人人不知所以然，今日的許多讀書人都只知道中國哲學起於人生哲學。再說，易之象源起於奇「一」偶「一一」兩畫符號，此奇偶之數思想為我國古代數學思想的濫觴，不唯中國，世界古代文明古國的數學都是從此一人類自然共通的概念開始。中國人由奇偶之數，推及萬物陰陽之性，推至天地生物之道，至於興思與造術，

註一：見乾文言孔子之言。

乃有得失吉凶之筮，朱子不明此一思想史的演變，卻執著於「吉凶」的後起思想，投向最根源的「奇偶」之畫，實覺可笑。北宋邵雍的一系數理哲學，原在彌補先秦天道思想之未盡發揮，程伊川曾言：「數至堯夫方及理」。邵子反對「術」，然而朱子竟一再言邵子之學爲「術」，就作者所見，近世以來邵子之數理一支易學淪爲術家，失去其數理學生命，應與朱子之以奇偶爲吉凶有關；如實而言，朱子實不足以瞭解邵子之學。

柒

以上論述朱子「易爲卜筮之書」的主張及其影響後世易學研究的大概情況。不過，我並不願只是指責朱子的不是，在易學方面，朱子也有他的過人之處，下面兩點我想是應該提出說明的：

第一、朱子是一個性近於務實研究學問而遠於哲思推求的人，在他看來，伏羲、文王的易學不過是一些符號與簡短的言吉凶的辭語，遠不如易傳之落實在人生行事上。在此我們且來看它他的兩段語錄：

「易只是空說箇道理，只就此理會能見得如何？不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事。如春秋，亦不是難理會底，一年事自是一年事。且看禮樂征伐是自孔子出？是自諸侯出？是自大夫出？今人只管去一字上理會褒貶，要求古人之意，千百年後如何知他肚裡事？人說出底猶自理會不得，不曾說底，更如何理會得！」

「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論、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讀此四書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爲學之次序，然後更看詩、書、禮、樂。某纔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爲學之序。易自是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故記中只說先王崇四術，順詩、書、理、樂以造士，不說易也。論、孟中亦不說易，左傳至國語方說，然亦只是卜筮爾。蓋易本爲卜筮作，故夫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文王、周公之辭，皆是爲卜筮。後來孔子見得有是書必有是理，故因那陰陽消長盈虛，說出公之辭，皆是爲卜筮。後來孔子見得有是書必有是理，故因那陰陽消長盈虛，說出

箇進退存亡之道理來。要之，此皆是聖人事，非學者及也。今人才說伏羲作易，示人以天地造化之理，便非是，自家又如何知得伏羲意思？兼之伏羲畫易時亦無意思，他自見得箇自然底道理了，因借他手畫出來，故用以占筮，無不應。」

似此等話，在語錄中有許多處，看過後我相信人人會感覺到朱熹是天性長於落實人生之學而短於哲思。易卦象所代表的哲學思想，為他天性中所短；而易傳之文比較易於把握落實，是他天性中所長。他將三極之道的易學轉變為儒學的易學，在他而言一定自以為是透徹之見，不然不會名其註為「本義」，就他的學術用心和精神而言，是可佩的。

第二、他致力於易教通俗化的推行，這方面他確是盡了力。我們知道孔子自命為儒者，「儒」的含義雖然可從多方面講，但「教人」一項確定是最重要的，周禮太宰註云：「儒，諸侯保氏有道術以教人者。」又大司徒注：「師儒，鄉里教人以道義者。」朱子一生的事業即緊扣在「教人」上。對他而言，易經雖然原是卜筮的書，卻經孔子作傳後，一變而為哲學思想的書，也就成了聖人行教化的教本，因而他不是以「研究學術」為用心看待周易，而是以「儒家教人的教本」看待周易。這在他的周易啟蒙序言中已經說得很明白，他說：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枝，其勢若有所迫而不能自己。其為蓍也，分合進退，縱橫逆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啟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譚易而不察乎此，其尊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為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為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讀此序文，可知朱子對於易學，本意即不在作深入的思想研究，而只是在作粗淺的介紹；也毋須作深入的思想研究，故稱名曰「易學啟蒙」。

然後翻開他的周易本義，看得更為明白。該書正文的前頁，附加了好幾首朱子編寫的歌詞，第一首是「八卦取象歌」，一看便知是教初學幼童背誦卦象的歌，由此可認識八卦的象和名稱。其次是「分宮卦象次序」：

朱熹「易爲卜筮之書」述評並論其對近世易學研究的影響

「乾爲天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火地晉 火天大有 坎爲水 水澤節
.....
.....」

也是教學易的人熟背六十四卦象及卦名稱。此一排列原爲西漢京房「八宮」的次序，朱子作一改變，將京氏原依照「乾、震、坎、艮、坤、巽、離、兌」的八卦次序，改作依照「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的次序排列。朱子自註是依照陽四卦與陰四卦排列，實乃依照說卦傳「帝出乎震」一章的次序，這個次序在邵子易學中被稱爲「後天文王八卦」，朱熹對邵子非常欽佩，就改變京氏八宮的次序依此安排。再接下去是「上下經名次序歌」，也是教人記誦六十四卦先後次第的。然後，是他的「卦變」說，也編成一道「上下經卦變歌」。總之，這一些努力都無關於易學思想，目的只是推行易教化，且務於易學的通俗化，止於使人知道易卦象與易卦名稱。如果再看他一生行事，不遺餘力的辛勤教授生徒，不遺餘力的出版書籍（註一二），我們實不得不肯定他的一生主要學術事業在於「教人」，而他的精神是值得後人佩服的。

對於朱子的易學，本文在此只是就其「易爲卜筮之書」的一個見解作評論。他是一生從事學術事業的先賢，其用心之誠與致力之勤，都非常人所及；其四書集註一書的權威，在學術上也獲得普遍的肯定。然而就其對易學的此一見解而言，卻難言其有正面的貢獻，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古今學術之林中，多少學者長於此而短於彼，這情況又豈止朱子一人而已。

註一二：請參閱陳榮捷朱子新探索書。